



微型小说选8

WEXING XIAOSHUO XUAN

微型小说选(8)

刘成华 曾凡华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微型小说选(8)

刘成华 曾凡华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000册

书号: 10141·1125 定价: 1.35元

责任编辑 吴建文

目 录

只要一半.....	赵曙光(1)
丰碑.....	李本深(2)
竞走冠军的起落.....	刘玉堂(5)
同路人.....	安硕林(7)
一支勃朗宁手枪.....	戴俊(10)
可怜的“巴顿”.....	刘英学(13)
亮点.....	崔文(16)
谁是悲剧式人物.....	戴俊(19)
毛病出在哪里.....	关谨武(22)
最后一个小站.....	谢平伟(24)
起飞线.....	旷卫(27)
画龙点睛.....	李培阳(29)
耀眼的闪光.....	李桃(32)
打针.....	犁铧(34)
需要.....	宋新立(36)
将军.....	阎连科(40)
车迷.....	郭书武(43)
风.....	王凤海(45)
风格.....	江永红(49)

老熊和《大众电影》·····	杨 闻(52)
“车夫”·····	秋 华(54)
天庭深处一颗星·····	刘宏伟(57)
效率·····	武宝生(61)
目光·····	陈书勤(62)
鸡蛋里的寄生虫·····	武宝生(64)
上“发条”的故事·····	陈道阔(66)
一朵洁白美丽的小花·····	孙曙光(69)
战舰“象山号”·····	齐 平(71)
他今年四十·····	蓝景林(74)
信任·····	张西庭(76)
开窍·····	蓝 帆(79)
隔膜·····	中 夙(82)
速效感冒丸·····	默 燊(85)
简报001号·····	陈伯和(87)
这犴·····	田玉文(89)
小站相会·····	张 朴(91)
她留下的·····	卜 可(94)
夜半灯光 ·····	卢 源(99)
书迷的迷·····	郑 凌(102)
新风·····	刘士章(105)
愿·····	卜 可(109)
派车·····	阎欣宁(112)
士兵和逃犯·····	卫平 彭达 瑞麟(115)
报销旅差费·····	张世黎 吴 平(117)
“等明天·····”·····	秋 索(119)

路·····	邱晓光 (122)
心是宁静的·····	宿聚生 (125)
悔·····	钱兴江 (128)
连锁反应·····	黄富强 (130)
移交·····	郭新民 (132)
查·····	刘战英 (134)
奇异的婚礼·····	李彦清 (137)
“少尉”姑娘和营长·····	戴俊 (139)
足迹·····	余勋国 (141)
无名小星·····	潘雪松 (143)
暖气·····	霜霜 (145)
保证回答你·····	王显章 (147)
好兵唐克·····	兰景林 (149)
女兵帅克·····	李莎莎 (151)
远去了，深情的喇叭声·····	默焯 (153)
邂逅·····	李鞍明 (155)
打赌·····	李伶 (158)
旋舞的爱·····	谢平伟 (161)
没有月亮的夜·····	田保林 (163)
冬夜里的哨卡·····	林之白 (166)
电话铃响了·····	毓歆 (167)
哨兵的眼睛·····	涂传平 (169)
刘政委家的小馋猫·····	陈亚西 (171)
人约黄昏后·····	绍伟 植民 (174)
孙大杰把门·····	李桃 (176)
像·····	王伟 (178)

明天我离休了·····	杨大群	(180)
山城小照·····	李占恒	(184)
友人·····	罗来勇	(187)
司令员上任的时候·····	刘峰军	(190)
除夕·····	郝仲术	(193)
但愿那是一场梦·····	张大军	(196)
刺激因素·····	石国仕	(199)
交融·····	宿聚生	(202)
来自拉萨河谷的电话·····	王宗仁	(206)
母亲的捐献·····	王 勇	(209)
元帅志·····	金为华	(212)
如实上报·····	树 林	(215)
透过窗口·····	卜 可	(218)
奇病奇治·····	柴 英	(221)
星期日之谜·····	江 水	(224)
选代表·····	方南江	(228)
雪后·····	霜 霜	(231)
芹菜宴·····	张 勤	(233)
拄双拐的姑娘和小伙子·····	乔 良	(237)
回首·····	鲍 晓	(241)
点名·····	韩静霆	(244)
石主任·····	杜坤强	(247)
竹节海棠·····	刘恒志	(250)
干部福利费·····	穆 静	(254)
“大炮”的婚事·····	夏 菲	(256)
窗外,飘洒着雪花·····	刘恒志	(260)

功臣·····	申 平 (262)
搏斗·····	杨先贵 (265)
故乡的泥土·····	钢 凝 (268)
关于派车问题的补充决定·····	毛铁浪 (270)
“小八哥”·····	赵曙光 (272)
“假”电报·····	南 鹏 (274)
洗·····	张文松 (277)
换牌子·····	陈 斌 (279)
盒子上的秘密·····	韩胜宝 (283)
妹子兵·····	谷办华 (285)
班代表·····	谭宏金 (290)

只 要 一 半

赵 曙 光

“这么小的房子只给我两间？”女军医李静忿忿地说。

她想，要是爸爸（确切地说是公公）还是这儿的政委，或者她在“老头子”离休前就调到这儿来，他们怎么敢只给我这样两间破房子？

营房助理员是个老实巴脚的小伙子，李静想，这种人好对付，来点硬的就吓住了。

“我的要求也不过分，”她傲慢地仰起那张很漂亮的面孔，“把我爸爸过去的房子分给我一半就行啦。”

“那……”年轻的营房助理员扭扭头皮，指着那两间屋子问：“您要哪一间呢？”

“什么意思？”李静冷冷地盯着他。

“老政委过去住的就是这两间。”

丰 碑

李 本 深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一只冰坨了，狂风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一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儿走去。风

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飞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象要向战友们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象树叶，象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象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脸上，融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死者，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雪雾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竞走冠军的起落

刘玉堂

“243”，是海军导弹试验基地一个测量站的代号，也是这测量站所在山的海拔高度。这山顶很尖，面积很小，盖了几间住房，再没有娱乐场所了，站里的文体活动侧重于文的方面：看电视或打扑克。

243站是连的建制，说是连的建制，其实只有十几个人。人少也得吃饭，吃饭就需要给养员。

给养员叫兰玉华，外号“连滚带爬”。因为山很陡，路很滑，下山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滚下去了；上山的时候，两只手着地儿，就跟爬一样。他身兼数职，既管着买菜，还管着送文件，拿报纸。他天天下山，连滚带爬的机会最多。

这身兼数职的工作有点外交的味道。天天能带点官方的或民间的“新消息”回来。他有点儿牛皮烘烘，传达“新消息”的时候，常常故意卖关子，把人急得不得了。“新消息”传达得多了，人们对这些“新消息”的真实性不无怀疑，但也还是愿意听他的。

有一天，兰玉华回来得很晚，人们没吃上新菜，对他有点埋怨。可当人们看到他神情疲惫，而带回来的“新消息”又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时，不仅原谅了他，

而且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他带回了个带镜框的大奖状，上写“奖给兰玉华：十公里竞走第一名”，发奖的是“基地第四届体育运动会”。这“新消息”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没有一个人不大吃一惊。吃惊过后，细想一下，又都觉得入情入理。你想啊！他天天上山下山地连滚带爬，磨练得四肢发达，腿脚健壮，当个竞走冠军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有许多理由来解释基地召开体育运动会为什么没通知243站参加，比方考虑到人少试验任务重啦，243站的文体活动一向侧重于文的方面啦，等等。

兰玉华参加基地运动会是无意中碰上的。他去基地送文件，看见大操场上挺热闹，就临时报了个名，没想到一下爆了个冷门儿。

兰玉华得了竞走冠军，使243站连同测量大队都觉得脸上怪光彩。不久，他参加了军区的体育运动会，成绩又不错，上边马上来了正式通知，让他积极准备参加第二年召开的全军运动会。大队领导很重视他这个人才，把他调到机关食堂当给养员，他再不用连滚带爬了。

全军运动会第二年没开，第三年才开。召开前夕，上级有关部门先组织了一次选拔赛，出人意外的是他落选了。人们吃惊了一小阵儿。吃惊过后，再一细想。似乎又觉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 路 人

安 硕 林

列车飞奔着。

我对面坐着两位姑娘，一个短发齐耳，亭亭玉立；一个长发披肩，婀娜多姿。但更让人注目的还是她们胸前那闪闪发光的北京某大学的校徽。她们性格开朗，一路说说笑笑，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青春乐曲，连我这六十多岁的老人也被感染，旅途的疲劳似乎消失了许多。我的邻座是位解放军战士，长得虎背熊腰，厚厚的嘴唇，铁棍般短粗的手指，从里到外给人一种朴实憨厚而又充满力量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小伙子似乎比姑娘们还怕羞，低着头只顾看书，从来不向对面的姑娘看一眼，只是偶尔向窗外一瞥。

忽然，姑娘们说起了英语，我不禁吃了一惊，凭我多年搞外事工作的经验，可以听出她们的英语造诣颇深。那个短发的姑娘说道：“你看这傻大兵，那手指头有多粗呵！真吓人！”说完斜了小伙子一眼，那神色分明是瞧不起人。另一个姑娘也用英语附和着：“在军营里能学到什么呢？简直是虚度年华！”两个姑娘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着。

“同志，请抬抬脚。”这时，一个胖胖的列车员来擦地板，两个姑娘慌忙把脚抬得高高的，乳白色的皮凉鞋真是一尘不染。“列车员同志，你休息一会儿。”不由分说，拖把已经到了小伙子手里。“干这种活他大概是个行家里手。”“就算是个专家吧，又怎么样？”两个姑娘又叽哩哇啦地说起了英语，话语里充满了对这个憨厚战士的嘲笑。我有些忍不住了，正想开口教训她们两句。“老人家，请喝开水吧。”不知什么时候小伙子擦完了地板，正提着水壶站在我面前。我要了一杯水，劝他歇会儿，他一笑：“累不着。”又转向两个女大学生：“喝点水吧，长途旅行，天气又热，需要多喝水。”两个姑娘拿出水杯，神秘地相视一笑。“谢谢你，解放军同志。”短发姑娘说，那神态满有些外交风度，但长发姑娘随即用英语嘀咕了一句：“他是可爱的人，但也是可怜的人。”小伙子默默地倒满水，客气地把杯子送到姑娘们面前。要是小伙子能听懂姑娘们的话，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想着在同一条轨道上旅行的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列车进站了，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站，连个站台也没有。“老同志，再见了！”小伙子利索地背好挎包，顺手从座位底下拎出一捆书。“大学生同志，这位老人家下车时，请你们照应着点。”说完，大步向车门走去。

忽然，我发现在小伙子的座位上有一张字条，显然是小伙子临下车时留下的。我看着字条，眼睛有

些模糊了。两位姑娘也注意到了这张字条。我默默地把字条递给她们，那上面用英文写着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此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望着窗外，望着那个向深山行进的背影，我看到姑娘们的目光换了另一种神采，也许，那里面有着内疚，有着愧悔……